

慘淡與輝煌：

蔡東藩和他的歷史演義

浙江萬里學院 范志強

2017.12.1

一、誰是蔡東藩

1. 慘淡人生与艱難轉型

早年經歷（1877-1890）

立壁杭州（1891—1900）

槍手（1893）與科考（1898、1902年2次不中）

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務真求實；以民為本；經世致用和注重事功；立足現實和史學經世。

科舉廢除（1905）

福建候補（1911春）

辛亥革命、上海會文堂書局 與邵伯棠
(1911)

2. 鑄就輝煌

歷史及歷史演義

小說

教育著述（研究其思想非常重要的資料）

類書

3. 終老鄉野

抗戰爆發前後的生活（日軍轟炸、被搶劫、逃難）。

這是個大時代裡的小人物，是個時代旋流中無法掌控自己命運、被歷史旋渦裹挾著沉浮著往前走的小人物，一個生活在中華民族最動盪時期社會底層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他最初熱衷於科舉，科舉廢除後被迫轉型，最終在顛沛流離中終老於鄉野間，走完自己作為底層社會普通人的一生，也走完他作為著作家，著作等身，卻籍籍無名的慘澹一生。但在這慘澹裡，他的600萬字的歷代通俗演義，卻鑄就了他永遠的輝煌。

二、歷代通俗演義

(什么是历史演义？演述歷史，闡發義理)

1. 寫作目的

有感於“帝王專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為炯戒”；“大旨在即古證今，懲惡勸善”；“以淺近之詞，演述故乘，期為通俗教育之助”。

2. 寫作原則

“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事必紀實，語不求深，合正稗為一貫，俾雅俗之相宜”，“語則從俗，不欲求深”。

3. 寫作特色

“三自”體，即自撰（正文）、自批（夾批）、自評（回評）。

4. 思想觀點：新舊雜陳

5. 歷史演義的貢獻

貢獻：中華全史；一種新的歷史演義的撰寫方式，即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和封神演義之外的撰寫方式。

誤讀：“三自”體（清史演義第34回、小說《紅兒》與清史演義的比較。）給我們一個完整的蔡東藩。

三自體；

不少研究者都指出了蔡東藩歷史演義小說的最為獨特的一點，即自撰、自批註、自評，但卻沒有指出這“三自”代表著三種不同的筆墨，三種不同的看取歷史的態度以及由此呈現給我們的三個不同的蔡東藩——正文以官修正史為“正”，其看取歷史和演繹歷史的態度代表的是正史；夾雜于正文中的批註，或是對正文的說明注釋或是表明作者對人或事的一種情感態度，因此這些極為簡潔的批註往往活潑生動，或則幽默俏皮，或則辛辣諷刺甚至慷慨激昂橫眉拍案；每回文末的回評，則莊重嚴肅，是作者對本回內容的總結概括，或是對回目內容及寫作手法的介紹引導等，可以看作是蔡東藩的點睛之筆。“三自”給我們一個完整的蔡東藩，是我們全面準確地把握和研究蔡東藩思想情感的重要途徑和基礎。

……玉成为太平天国名将，至此被多军击走，日暮途穷，往依练总苗沛霖。沛霖系安徽凤台县人，尝为团练头目，时人叫他苗练，颇有威名。太平天国诱他叛清，畀以封爵，旋由清副都统胜保，招抚沛霖，奏擢道员。沛霖首鼠两端，居心叵测，适胜保复出驻颖州，沛霖感胜保荐擢，遂诱四眼狗入城，出其不意，把他捆住，并将他家眷部属，尽行拿下，解送颖州胜保营。胜保劝降，玉成不从，乃槛送京师，有旨令在河南卫辉府伏法。只玉成妻很有姿色，中胜保意，留住营中，作为侍妾。妇人家水性杨花，有几个晓得贞烈？昨日偶玉成，今日偶胜保，总教是个有情男子，就是袍衾与裯，亦所甘愿。好一个雌狗娘。胜保怜她秀媚，非常宠爱。后来苗练复叛，胜保被逮，连侍妾押解过河，为德楞额所见，说是陈玉成贼妇，不得随行，将侍妾轧住。其实德楞额也爱她美色，截住这个淫妇，自己受用去了。

在这简短的叙述中，红儿作为陈玉成的爱妾，作为蔡东藩内心赞许的女性形象，并没有现身，作者在夹批中痛斥的“雌狗娘”，是陈玉成妻子，而非红儿。作为以“正史为经”的历史演义小说，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也是在其所有历史演义小说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都是以帝王、以封建王朝为“正”的，这是我们在阅读、分析和研究蔡东藩及其历史演义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现象，正因此，红儿才不会在演义中出现。但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蔡东藩尽管以正史为“正”来撰述历史演义小说，并不意味着他对“正史”所有价值观的认同，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会进一步阐述。

《红儿》

洪杨之役，骁将陈玉成为太平天国后起英俊，封英王。以目下有疤痕，号为“四眼狗”，清兵甚惮之。旋为苗沛霖所赚，执付清营，置之于法，死时年仅二十六耳。陈妇美艳，初归胜保，得专房宠。胜被逮，复为德楞额所截留。人尽可夫，论者丑之。不谓身可辱志不可降，为英王身后吐气者，偏有其嬖妾红儿一事。

红儿佚其姓，湖南舟人女，殊色也。陈玉成转战江上，常雇其舟以运军需，见红儿艳之，遂纳焉。既而陷安徽省城，分兵固守，为金陵声援。自率锐卒窥上游，往来无虚日。其家属留安庆，独挈红儿于军中。红儿敏且慧，颇知机要。当军书旁午时，玉成有所疑，得红儿剖断，疑立决。脂粉队里突出英雌，玉成倚为左右手，名为床头人，实不啻一参议员矣。

一夕，玉成宿帐中，沉沉睡去。有刺客潜入帐下，闻鼾声，喜甚，以为可乘此下手也。刀甫出鞘，帐门忽启，有一红妆女子自帐中出，突然语曰：“止，止！何物小丑，敢来行刺耶？”刺客睨之，短裳窄袖，结束谨严，凛凛若天人之不可犯，不禁目眙心

迷，仓皇失措。玉成已自梦中惊醒，一跃而起，追逐刺客。刺客不及遁，竟被获。是役也，微红儿，玉成已授首矣，以是玉成益爱宠红儿。

清祚未终，洪氏中蹶。玉成虽勇，不能敌湘楚之师。挂车河一战，玉成锐卒多死，全军奔溃。以百战经营之安庆，坐为湘军所陷没，妻孥仆媪数十口，俱累累为俘虏。警耗传来，令人心碎，玉成痛不欲生，拔佩刀欲自刎。忽后车载红儿至，飘然径入，见玉成情状，亟语之曰：“胜负常事耳。善败者不亡，将军何轻生若此？”玉成曰：“汝不闻吾家之已歼乎？偷生何为？”红儿曰：“嘻，误矣。保家事小，保国事大。大王当为国死，毋徒为家殉也。”玉成闻红儿言，不觉弃刃，起抚红儿肩曰：“卿在，吾何必死？吾知过矣。”

玉成經此大創，威聲頓挫。散卒之復歸者，十不得五。而清軍屢克名城，乘勢薄金陵。玉成進退維谷，不得已東走淮上，投依苗沛霖。沛霖故安徽團總也，曾受太平天國封。至是見洪氏已衰，潛通款清軍，玉成猶未覺也。身入苗營，墮沛霖計，陽雲歡迎，陰設陷阱，座上笑談未竟，帳外之劍戟已鳴，落魄孤王一鼓就縛，紅顏薄命亦受羈囚。玉成屢返顧紅兒，紅兒呼曰：“王勿憂妾，必有以報王也。”沛霖以玉成獻勝保營。時湘軍獻捷，玉成婦亦入勝保手，已占為簷室矣。沛霖涎紅兒色，與勝保所見略同，留充下陳，作鸞鳳交。紅兒意有所屬，屈身受辱，沛霖遂寵之如英王。

玉成梟首之耗來，而沛霖叛清之帜又舉。沛霖既歸清，胡復叛清？則以紅兒之日夜勸迫，謀為洪氏興復地也。沛霖率眾渡淮，北向中原，方擬乘勢搗入，而滿兵遏其前，楚軍又襲其後，腹背受敵，戰輒不利。於是叛清之焰衰，而降清之議又起。紅兒舉漢高敗事以為勸，沛霖曰：“此非爾女子所可知也。吾若長此抗清，恐將蹈四眼狗覆轍矣。”

紅兒涕泣終日。沛霖不忍睹，姑慰之曰：“容徐圖之。”第其首鼠兩端之狀態，已入

红儿心目中。红儿自悔失身，而复仇之心遂亟。

有高天海者，玉成麾下之健将也。玉成被俘，乃降沛霖。顾尝念故主恩，辄流涕不止。红儿知之，常对沛霖陈其勇。沛霖嬖红儿，遂并宠天海，有所犒赐，必优于常人。

一日，沛霖出巡，红儿密召天海入室，问之曰：“将军曾忆故主否？”

曰：“忆之”。

又问之曰：“既已忆之，曾亦知故主之志否？”

曰：“故主之志无非忠于天国而已。”

红儿垂泪，徐语曰：“故主忠于天国，功未就而身殁。妾之所以屈体事仇者，非甘心背故主也，将欲藉若力以覆满清，先雪公愤，后报私仇，庶心迹可明，有以对故主于地下。今已矣，若已阴怀异心矣，公愤不能雪，私仇不得不报。妾一妇人不足当此任，将军豪士也，量复仇之责所赖惟君。”

天海沉吟久之，曰：“吾非不欲刃此獠，但尚无可乘之隙耳。”

红儿曰：“今苗贼出巡，惟将军留寨，故敢以心腹之言告将军。私属尚有千人，乘此纠合图一苗贼，何难之有？况苗贼性好疑猜，未尝不忌将军。将军之得有今日，由妾为之斡旋也。现若已心变，劝之不从，履霜坚冰其象已兆，妾将不能为将军力矣。他日卖将军以博清欢，不可不防。将军不先下手，后悔何追？”

天海瞿然起立，谢曰：“唯唯。谨受教。”遂趋而出。

翌日，沛霖未归，天海又入。红儿曰：“将军已有定议否？”

曰：“已与旧部约，待苗贼返寨，即夕发难。”

红儿又曰：“事宜秘密，不可先令苗贼知。若一漏泄，贻误非浅。”

天海曰：“然。旧部皆怀故主德，决不使风声漏泄也。”

红儿曰：“事若成，九泉之下亦当衔感矣，宁特妾。”

天海睨视红儿髻云高拥，鬟凤低垂，秋水芙蓉未足方渠其清丽，不觉心为之醉，噉嚙而言曰：“我为故主复仇，义非不当，但吾固安然无恙者也。今冒死而为此事，成后何以报我？”

红儿愕然曰：“将军欲索报耶？敢问将军之意何属？”

天海曰：“吾意固自有在也。但目前恰未敢明言”。语毕，作狞笑状，目耽耽注红儿，面不少瞬。

此时，红儿一缕柔肠，顿惹起万种枵触，颦蹙者有间，竟昂然起曰：“子之意，吾知之矣。吾许君，吾许君。”

天海大喜，掉臂而去。是夕，沛霖返寨，甫至门，天海出迎，乘其不意，刺沛霖于马下，割其首以徇于众曰：“苗贼反覆，倏事清，倏叛清，以吾辈性命供其玩弄，吾是以戕之。今为诸兄弟告，苗贼已死，戏弄无人，嗣是厥后，吾侪将事清乎，抑叛清乎？”

众不答。天海再申前语，方有数队长趋天海前曰：“今清军势锐，洪氏将灭，计吾全部不过数千人，若欲与清军敌，是犹当车之螳斧也。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请将军三思。”

天海曰：“然则将事清乎？吾从众，后毋吾訾也”。

众曰：“诺。”

于是天海函沛霖首，令人齎献清营。清帅验讫，遣使还命天海暂统所部，俟奏闻后候旨定夺。天海益慰。

天海既奉清帅命，统领全军，料知军心已定，莫余敢侮，乃入见红儿，曰：“苗贼早授首矣，夫人谅必闻之。息壤有盟，请如约。”

红儿曰：“苗贼已诛，诚善。然汝何为降清？”

天海曰：“清军已直捣金陵，将灭洪氏矣。予亦安能挈孤军以与清抗哉？况众志已尽向清朝，即予不欲降清，亦势成孤立，徒自速其毙耳。请夫人恕之。”

红儿不答。

天海曰：“予受清命为本部统领，将以诰封属夫人，夫人今日嫁我，明日即为命妇矣。为夫人计，未始非得志时也。”

红儿曰：“予不愿受胡虏封。”

天海曰：“夫人误矣。天犹不欲清之亡，而令其再振，岂夫人独能违天乎？人生行乐耳，何必拘执若是？予自问亦小有才，得貌如夫人者以为偶，是正所谓两难并耳。鹊桥待渡，幸毋我负也”。语至此，馋涎欲滴，张手而前，竟思掖红儿去。

红儿竖柳眉，睁凤目，起而言曰：“咄，尔以我为何如人乎？尔欲遵前约，亦须告神明，速宾客，鼓乐张筵，以彩舆迓我，向众行大礼，我方汝从。否则宁死。”

天海不意红儿之勇决也，观此状，舌桥不能下。良久，乃曰：“愿如夫人命。”

牲醴杂陈，高朋满座，管弦之音不绝于耳，有众仪从导彩舆来，至淮上军辕，声灵赫濯者，即清降将高天海娶红儿之夕也。

彩舆既入门，新娘既降舆出，珠光钗影，炫人心目。座中客皆啧啧称赏，叹为天人。忽见新娘高扬翠袖，举其柔荑之手，指天海曰：“英王死，汝受恩深，宜有以报知遇，乃必得一妇人始复仇，何面目见天下士，况更屈膝事胡虏乎？已矣，吾为英王生，不为汝生！”言已，猛跃而起，高数尺许，喷鲜血直达天海面，遂仆地。视之，血影模糊，

奄然毙矣。盖红儿上舆之前，已服鸩毒，只欲当众鸣天海罪，故即降舆以斥之。毒发乃死，红儿至此始得死所也。

一场好事化作春梦，座客皆纷纷散，而天海之心苦矣。天海平日尝以材武自负，不屑居人下。迨遭红儿当面诘让，魄丧魂驰，嗒然若失。是夕卧而起，起而又卧，忽大声曰：“吾负英王，吾并负红儿，死已晚矣，击床奋起，投缳死”。

阅者曰：伟哉，红儿！其亦一巾幗英雄耶。国为重，身为轻。英王死而独不死，献此身以饵沛霖，知有国不知有身也。沛霖死而彼可死矣，犹不遽死，必待声天海之罪而后死，词达而迹乃明，国亡而身乃殉也。后世之第知有身不知有国者，闻红儿轶事亦为之汗颜否？

在《革命與復仇》中，蔡東藩指出：

革命公也，復仇私也。或謂為君父復仇公矣，何私之有？抑知既云仇既云復仇，則無論為君為父，皆近於私見，非文明時代所宜尚也。然則君父之仇不當復乎？曰仇莫大乎為君父，但君父之仇亦有可復不可復者。……君不德父不法，其罪當誅，無復仇之理。若不顧是非恣情報復，一旦得志舉仇人之子孫族類而盡殄滅之，即令理直亦傷乎人道，遑問其倒行而逆施。施乎今之革命則異是。革命之說雖分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二大派，種族革命吾且未敢贊成，以其與復仇相近，易致殘殺也。若政治革命則與復仇本旨適形一反比例。……復仇之宗旨在自逞而革命之宗旨在自治；復仇之宗旨在好殺而革命之宗旨在好生，復仇之宗旨在雪其不平，而革命之宗旨在化其不平。……故吾不當以復仇為前提而唯以政治革命為目的。目的既達則不問親仇一律平等……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蔡東藩的革命觀，更重在政治制度的革命與建設，而不是你打

到我我打到你的復仇意識。這種觀念，在當時與具有鮮明民族（種族）主義色彩的“驅除韃虜”的口號相比，其進步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在《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假自由之名以行說》中，蔡東藩從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羅蘭夫人故事說起，從羅蘭夫人臨刑前面對自由神像的遺言“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闡發開來——

“夫自由之前提，法律與道德耳。為法律上之自由，則不侵人之自由，而常能全我之自由。為道德上之自由，則不特全我之自由，且並能造人之自由，故自由依法律而成者，文明國民尤為之。……自由為文明之進步非野蠻之統名……吾國民久伏專制政體之下，及今始求自由，似已晚矣。然吾尚不嫌其晚，而轉恐求之過急，軼出於道德法律之外。蓋率天下古今之人類而為仁人志士者，

固自由之說使之。率天下古今之人類而為元惡大憝者，亦自由之說使之……羅蘭夫人往矣，聞其言者願共惕之，毋蹈法蘭西流血革命之慘也！”

乾隆帝目不轉睛的瞧著了她，她卻嫣然一笑道：“壽禮未呈，先蒙賜宴，這都是皇太后皇上的厚恩，臣妾感激不盡。”理應以身報德。乾隆帝道：“姑嫂一體，何用客氣。”嫂可代姑，原是一體。當下傳旨擺宴，乾隆帝請傅夫人上坐。傅夫人道：“哪有冠履倒置的道理？”於是皇帝坐首席，皇后坐次席，第三席應屬傅夫人。傅夫人又謙讓一番，各位公主福晉等因傅夫人系皇后親嫂，自然格外尊崇，定要傅夫人坐第三席，傅夫人仍堅執不肯。乾隆帝道：“此處不是大廷上面，須按品列次，嫂子就坐了罷！”傅夫人無奈遵旨。比坐位重大的事情，亦應遵旨，但只一坐何妨。公主福晉等依次坐下，眾妃嬪亦侍坐兩旁。這次壽筵，正是異常豐盛，說不盡的山珍海味。飲到半酣，大眾都帶著酒意，脫略形跡，乾隆帝發了詩興，要大家即事聯詩。公主福晉等嚷道：“這個旨意，須要會吟詩的方可遵從，若不會吟詩，只得違旨。就使皇上要治罪，也是無可奈何了。”乾隆帝道：“不會吟詩，罰飲三杯，只皇后與嫂嫂，卻不在此例。”大眾方各無言。當由乾隆帝起句道：“坤闈設悅慶良辰。”皇后即續下道：“奉命開筵宴眾賓。”乾隆帝聞皇后吟畢，便道：“第三句請嫂嫂聯吟！”傅夫人道：“這卻不能，情願遵旨罰飲三杯。”乾隆帝道：“前說過嫂嫂不在

此例，就使不會吟詩，也要硬吟的。況且姑姑能詩，嫂嫂沒有不能的道理。”這是從姑嫂一體語推闡出來。傅夫人只得想了一想，便吟道：“臣妾也叨恩澤逮。”乾隆帝道：“我接罷，‘兩家並作一家春’，這句好不好？”恰是妙句。傅夫人極口讚揚。此心已許君皇了。乾隆帝又命眾人拇戰一回，釵聲釧聲，及一片呼三喝四的嬌聲，擠成一番熱鬧。傅夫人連飲了幾杯，酡顏半暈，星眼微錫，一片春意。乾隆帝見她已醉，命宮女扶至別宮暫寢，複令大家閒散一番，乾隆帝也出宮而去。

隔了一小時，大家重複入席，飲酒數巡，時已未刻，皇后令宮女去視傅夫人，宮女去了，好一歇，未見回報。等到大家用過了膳，宮女始含笑而來，報稱傅娘娘臥室緊閉，不便入內。皇后道：“皇上呢？”宮女道：“皇上麼？”說了兩聲皇上，停住後文。皇后已微覺一半，不問下去。隱忍得妙。大家散了宴，少坐片刻，日影西沈，宮中統已上燈，便各謝宴退出。是晚只傅夫人不勝酒力，留住宮中。不勝酒力，卻勝人力。次晨，乾隆帝仍出視朝，不愧英主。傅夫人方至坤甯宮告辭，皇后對她一瞧，雲鬟半鞦，猶帶睡容，昨宵的況味如何？便微哂道：“嫂子恭喜！”已含醋意。這一語，說得這位傅夫人，不知不覺，面上一陣

一陣的熱起來了，當即匆匆辭去。

……

苗疆未平，清高宗無此愉快，皇后千秋節，亦無此鬧熱，虢姨不來，內盅何從而起？皇后富察氏之猶得永年，未可知也。本回敘平苗事，寫得聲威震疊，敘祝壽事，寫得喜氣汪洋，而最後尾聲，則又寫得哀痛動人。歡容變作啼容，好景無非幻景，讀此可以悟往復平陂之理。（回評）

第六十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卻說胡巡撫林翼，移駐英山，即命多隆阿總統諸軍，用鮑超為前鋒，蔣凝學為後援，浩浩蕩蕩，殺奔太湖。**四眼狗陳玉成**，聞清軍大集，急糾合撚匪首領龔瞎子、張洛型等，由廬州上攻，有眾十多萬。……**四眼狗陳玉成**，擁著黃蓋羽葆，尚是兀立指揮，鮑超殺得性起，馳馬直前，大呼道：“**四眼狗**快來受死！”刀隨聲下，望**玉成**腦袋上劈下，虧得**玉成**眼明手快，忙用刀架住。戰了數合，見長毛已經潰散，**玉成**也虛掩一刀，落荒敗走。龔瞎子、張洛型等，也都遁去。敵壘七十余座，成為焦土。**四眼狗**數年積蓄，統被祝融氏收去，**狗威**才漸漸落風了。……

新旧杂陈的思想内容：横跨两个时代，他痛恨封建帝王专制制度，但痛恨不代表就能彻底割断一切。人走入新时代不代表你的思想也完全走入新时代，思想不是口袋，不是我们的胃，空了饿了，消化完了大陆面馆再来一碗感恩面馆，于是你的胃里都是感恩面馆。思想或传统意识对人的影响，是很难消除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所以在蔡东藩的著述里，就可以看到他既传统又现代、既统一又矛盾的思想的复杂性：以民为本的思想，但又有浓厚的传统意识——

对民主平等的共和体制无比向往，但在著述中又时时对所谓能亲贤纳谏的明君圣主予以崇高的赞誉：

他赞扬民主共和，但在著述中对少数民族又往往充满贬抑诬蔑之词：

他崇尚科学，在历史演义中对所谓封建王朝的祥瑞天惩不时予以质疑和否定，但所谓真龙天子或宿命观点也时时闪现，在《明史演义》第一回夹批中，蔡东藩对朱元璋的横空出世，认为“以匹夫为天子，不可谓无天意。近时新学家言，专属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段备详人事，兼及天心”；

他推崇新思想新观念，但又时时以旧有思想文化来加以阐释评论，如对男女平权，认为“易有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执是以论，则男女之为平等也可知”。正是基于此，在蔡东藩的著述中，对女性，更多的是从传统观念加以评述的：

他认为西学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就是儒家主张的“仁道”——“孟子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为仁者所以尽人道。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与人而言之，则人道乃尽。古文仁人二字通用，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既为人即有仁，人道主义即仁道主义也。”此其义于古今中外未之或改。反之则为野蛮残暴。”

这种种看似矛盾甚或可笑的观点，恰恰反映了以蔡东藩为代表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间知识分子复杂的矛盾的多元的思想文化特点。正因此，他们曲折而蹒跚的前进脚步，才更多地更真实地呈现出我们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中国社会发展的

艰难性。

蔡东藩借韦十一娘之口，谈了自己对“侠”的独到认识与分析——

……程颇谙古今史事，即与之谈昔人剑术荆卿聂政昆仑摩勒辈，一一指数，韦皆少之。程曰：“然则夫人之意，当以何者为最？”

韦曰：“果为剑侠，当为公不为私，为国不为家。彼荆聂主任，血气雄耳，徒感一时之意气，遂不惜拼死杀人，此而为侠，何往而非侠也！侠者所重惟正人，所仇惟奸佞。”

程曰：“奸佞二字，以何者为准？”

韦曰：“世之为守令而虐民，贪其贿又戕其命者；世之为监司而张威福，喜谄谀而恶正直者；将帅黜货不勤戎务，致貽误国是者，宰相植私党排异己，而使贤不肖倒置者，此皆吾术必诛也。”

程曰：“今有忤逆之子，负心之徒，武断之豪，舞文之吏，皆为人世害，胡为剑侠者未之除耶？”

韦曰：“国有刑章，天有冥谴，除此乃为剑侠所仇，如君所言，不遭法网必伏冥诛，非余所欲与闻也。”

程曰：“为剑侠所仇者，必手刃之而后快，胡为予未前闻？”

韦哑然曰：“此岂得令君知乎？凡此之徒，其罪大恶极者，或径取其首领，次则绝其咽喉断其喉伤其心胸，使其家第视为暴毙，而不得其由。或以术摄其魂，使之佗僚失志而殁，或以术迷其家，使之丑秽迭出，愤郁而死。若其情尚有可恕者，但假之神异，梦寐以警觉之而已。”¹

把这段对话和《中等新论说文范·原勇》中“大勇者有大仁并有大义。仁其骨焉，义其干焉。遇有大利害大荣辱之交，依仁度义，事在必为，宁牺牲凡百利益以为一国用，勇哉勇哉，真英雄真豪杰之所为！”还有《红儿》中的“国为重，身为轻”、“保家事小，保国事大”、“知有国不知有身”等语相联系，就会发现蔡东藩对侠义道的认识和定位无疑是国为重，大仁、大义、大爱为重，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狭隘的侠义道。这不禁让人想起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中表述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蔡东藩的这种认识比金庸的要早上数十年！

¹ 蔡东藩：《客中消遣录·卷二·韦十一娘》。台湾广文书局1980年版。